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乘虚而入

陈庆宝

◎著



笑容虚了，故事
也就虚了。主人公的心
是不是也就虚了
乘虚而入，注定成为局面
一种多么尖刻的痛——
迷人的女人，誓言与悔
还有神气的钱，以及
冲锋陷阵与无奈的留守
还让不让人心静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朱子

100



Abstract

100

100

100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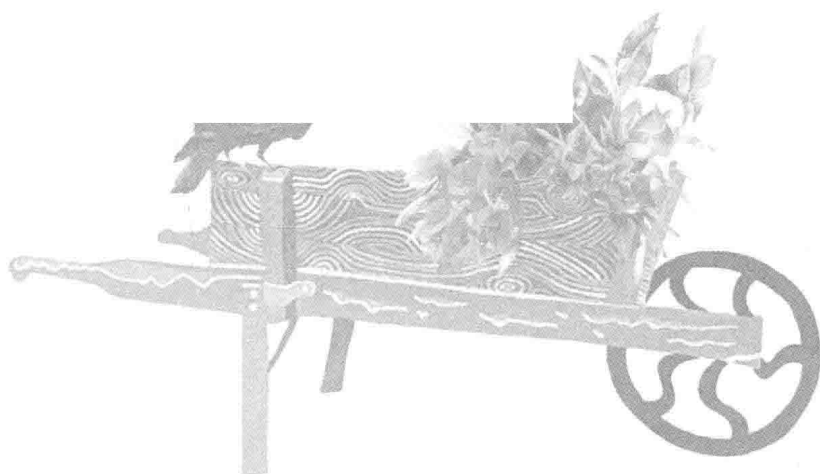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乘虚而入

陈庆宝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乘虚而入 / 陈庆宝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9331-7

I . ①乘… II . ①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4763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8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2.25 字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乘虚而入「目录」

CONTENTS

1	第 一 章
30	第 二 章
62	第 三 章
101	第 四 章
129	第 五 章
149	第 六 章
176	第 七 章
214	第 八 章
245	第 九 章
273	第 十 章
316	第十一章

第一章

这一年，如死水一潭的野鸡岭，也被当下的打工潮涌起了层层波澜。这波澜犹如夏天里涨潮时的江水，不仅浪花翻天，也崩堤毁坝，并将一片片良田沃土变为了废墟……为此，人们望而生叹，更心痛不已。困惑中，有人竟将“野鸡岭”这一“野”字，与岭上庄稼人的命运联想在了一起。他们说：这“野”本就放荡不驯，咋能给岭上的庄稼人带来好运呢？不仅如此，还有人埋怨起了自己前辈的前辈——这延绵起伏的山岭子取啥名不好，为何偏要取“野鸡岭”这一晦气的名字？

于是乎，岭上那些“识文断字”的男人女人，无聊时便把头拱在一起，有事没事地追究起了这“野鸡岭”之名的来历……

据岭上的老人们说，这“野鸡岭”之名，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才被岭上的庄稼人改了名换了姓。之前是享誉山里山外的鸡金山。那些年，无论是岭上岭下，还是岭里岭外，就连方圆百里，一提鸡金山，不说如雷贯耳也人人皆知。不仅如此，就连那些刚蹒跚学步的三岁娃娃，也会咿呀学语地嚷叫“鸡金山”之名哩。

当然，鸡金山的出名，并不因它的山势之雄伟，山峰之耸立，而是它那得天独厚的风貌和灵气——清晨烟雾缭绕；中午漫山金光闪耀；傍晚雀鸟归林，叽叽喳喳喋喋有声。也不知从哪朝哪代起，人们便朗朗传诵着一首不成诗的诗文：

鸡金山、鸡金山，

金鸡打鸣阴阳间。
庄稼老汉山上“睡”，
子孙朝中做状元。

正因如此，人们对金鸡山便有了好奇和痴迷，也有了欲望和期盼。为了占金鸡山这风水，沾金鸡山之灵气，无论是上辈的上辈，还是后来的有志之士或无名小卒，都把自己“仙人”那冰凉之躯，或鸣锣开道，或行动诡秘地安葬于此。于是，每年的清明时节，这金鸡山便有了自己独到的风景——林间烟雾缭绕，满岭爆竹声声……当然，谁也知道，这是那些让自己祖先长眠于此的后人，带着思念，带着祈福，带着梦寐祖先们能给自己带来那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好运，来给自己那已不知是一把黄土，还是根根白骨的先人们焚香烧纸哩。当然，每逢这时，这些后人也没忘将自己的儿孙们带去。这除了想让儿孙们往后认祖归宗外，更主要的是想让儿孙们通过给祖先烧纸、磕头，从而得到祖先们的保佑——或人丁兴旺或光宗耀祖。所以，这金鸡山之名在人们的心里，不仅有了记忆，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另外，这金鸡山不仅以它的独到和灵气流传于世，在市区地图的显赫位置，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哩。细细查看，在市区地图的右上角，一只雏鸡跃然于此，乖巧而鲜活得好像要从那地图上扑棱棱飞下来一样，给人一种活灵活现、身临其境的感觉。再有，在那双精致的鸡爪下，又如蚂蚁般紧贴着“金鸡山”三个蝇头小字，这样一来，这金鸡山无论在市里，还是在人们的心里，就如明媒正娶的“媳妇”，不仅有了名分，更货真价实了。

金鸡山位于四川龙泉山脉的深丘地带。这里土地肥沃，山峦延绵，一年四季植被常青。远远望去，它宛如蓝天白云下的一道绿色长廊，不仅郁郁葱葱、起起伏伏，也给人一种享受和温馨，同时更让人们留恋和不舍。因此，前些年当山外的打工潮风起云涌、涛声应天时，这已更名为“野鸡岭”的金鸡山，仍如世外桃源般风平浪静、悄无声息。因为这里的庄稼人，早已习惯了祖辈们靠山吃山，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性。当然，他们也舍不得金鸡山那肥沃的土地，和青山

满目秀，绿水不断流的秀美景致，更舍不得自己那夜夜相伴夜还短，日日相守不生厌的男人，女人……

其实，这金鸡山方圆不过十里，人家也只有近百户。但在这拥有上万人口的猫头镇，也真名实姓的是一个独立村……不仅如此，在一代代的口口相传中，这“金鸡山”之名不知何时被“野鸡岭”取代了。村名也随金鸡山的更名而更名为野鸡岭村了。

为此，曾有人问：之前的金鸡山这名多好，既顺耳，又还有那么一丝儿意境，咋一下更名为野鸡岭了呢？据当地的庄稼人说，这里有两个版本，一是：那年，这世外桃源般的金鸡山突然涌来了一批外地人。那阵势犹如山下的母鸡河里横空砸下了一块巨石，不仅将金鸡山弄得涛声雷动，也浪花飞天了。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天的一大早，当金鸡山的少爷们儿，大姑娘俊媳妇，还有那些老公搂着婆姨、婆姨缠着老公的男人女人，同往常一样，依然酣睡在“春眠不觉晓”的那一刻里时，岭下的机耕道上，一辆辆蛮劲十足的大卡车，“拖家带口”地装载着一台台重型机械，还有长枪短炮般的钢管铁架，一边轰隆隆地喘着粗气，身后一边喷着滚滚黄沙，吃力而笨拙地朝金鸡山浩浩荡荡挺进而来。于是间，金鸡山那历来的祥和、宁静，乃至辈辈代代的与世隔绝就在这个清晨，被那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和那一个个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的外来人给彻底打破了。

不仅如此，这些外来人也如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旅客，当那一辆辆大卡车一路喘着粗气爬行到金鸡山的山脚下，因无路可走不得不熄火“瘫”在那里时，他们便闹嚷着嬉笑着涌下了车。并熟练地做起了事——搬钢管、支铁架，也把那铁架支得如擎着天似的……这天的午后，这个历来只有羊歌欢唱、雀鸟啼鸣的金鸡山，破天荒有了大型机械那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而孤陋寡闻的金鸡山人，看着那高高擎起的铁架和碗口粗飞转的钻杆，不仅好奇，也神秘秘地有了各种猜测和议论。有的说这是在钻石油，有的说这是钻天然气……后来，有一种说法让金鸡山人没有一个不相信——他们说这拨不速之客是在钻金鸡山那只金母鸡。你看，

那高高的铁架，不就不偏不倚地支在那山洼处的金鸡窝里吗？……更让金鸡山人吃惊的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这金鸡山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地间突然一片昏暗……更让人不得不信的是，后来有人说，就在当时，一只金母鸡带着一群（八只）金鸡崽儿从那铁架下的钻口处扑腾腾地飞了出来，一时间，弄得满天黄沙如风卷残雪般飞沙走石。那些身穿工作服的不速之客一个个尽管亡命追赶，但那只金母鸡还是带着那群金鸡仔扑腾腾地朝山下飞去了，并一溜烟栽进了山下那母鸡河里。接着又被那滚滚的母鸡河水卷走了。人们因此叹气说：那窝金鸡连儿带母全被卷走了，这金鸡山咋还叫金鸡山呢？一些老者更为此气得捶胸顿足，他们说，金鸡山的金鸡一飞走，这里的风水就彻彻底底地被破坏了，这不仅影响了金鸡山每年风调雨顺的好收成，还将影响着儿孙们的仕途和福分，这哪能容忍呢？但事已至此，出于无奈，老者们也只能望着曾在他们心中庄严而神圣的金鸡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了。

第二个版本是：就外来人钻走了那窝金鸡仔的第二年，迎来了全国性的植树造林。于是，那光秃秃得犹如褪了毛的金鸡山，又重新长出了“羽毛”，并一年年地茂密了起来。看着那一片片黑压压的苍松翠柏，就如原始森林似的。这不仅给金鸡山披上了新的景致，也使雀鸟们有了崭新的乐园。清晨，林子里莺歌燕舞百鸟争鸣；傍晚，野鸡们引吭高歌、谈情说爱、你追我跑忙得欢。按理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山间风景画呀。但谁也没想到，这却苦了金鸡山的庄稼人。每到麦黄谷散籽，那些野鸡和雀鸟就群起而攻，把一块块麦田糟蹋得七零八落，把一片片黄谷吃了个精光。更让金鸡山的庄稼人气愤的是，那些野鸡和雀鸟就如学了游击战术一样，你赶它跑，你打它飞，弄得这金鸡山的庄稼人真伤透了脑筋。他们于是怨声载道说：“这哪里是金鸡山哟，纯是他妈的野鸡岭。”

不过，随着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又有人“诠释”了这野鸡岭的由来，说是与这里的女人们有关……就这么，野鸡岭在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年岁岁的念叨中取代了金鸡山。金鸡山也随着星移斗转，花开花谢的轮回，在人们的记忆里慢慢淡忘了。

当然，这金鸡山并没有因它的更名，如金鸡山的那些老者顾虑的那样——破坏了此地的风水，将会山崩地裂，粮食颗粒无收；这里的后生们个个或是缺胳膊少腿，要不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它仍同以前那样山水相依，坪坝相邻。那延绵不断的山岭子仍像一只脖颈高昂正在打鸣的雄鸡。另外，这里照样种啥出啥，若是风调雨顺的年份，随便撒上一把种子，都会洋洋洒洒地长出一片好庄稼来，也定会给人们带来五谷丰登的好收成。再有，岭下那如玉带般的母鸡河水照淌不止，照样给野鸡岭的庄稼人予以生活的希望和保障。哪怕老天无情地将岭上的庄稼旱得颗粒无收，但母鸡河畔那片被人们誉为鸡蛋坝的河滩地，依然天干地润庄稼生机勃勃。所以，到了那麦黄谷坠穗的时节，不仅粒粒饱满，也金黄得直扎眼睛。因而，野鸡岭的庄稼人便依着这得天独厚的上天所赐，无论外面世界发生着多大变化，他们都如在世外桃源般悠然自得不管不问。辈辈代代也都在这里过着青山满目秀，绿水不断流的田园日子。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便是这野鸡岭人的作息时间。不紧不慢地过日子也是他们的生活规律……闲暇时间，老汉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吧嗒着自种的叶子烟，一边摆着龙门阵；俊媳妇们则三三两两堆在一块，嘻嘻哈哈地调侃着日思帅哥夜伴郎，心中装着个花和尚的美妙传说……

然而，随着全国性的改革开放，随着打工潮一波一波地涌起，这野鸡岭也如山脚下那条母鸡河一样，被春风一拂便荡起了微微波澜……



事情就发生在这年的春节前夕。

野鸡岭也同其他乡村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不管家里有钱没钱，也不管钱多钱少，人们总要喜笑颜开地忙碌一阵子——杀猪宰羊腌腊肉，张灯结彩贴对联。这除了喜庆外，也期望来年有个好收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曾经负债累累的尹川川从外面回来了，并回来得满面

春风神采奕奕。不仅如此，连他说话的口音也变了不少。听起来不是舌头出了问题，就是口腔有毛病……为此，这野鸡岭好像从天而降了一个外星人。男人们除了诧异就是好奇，而那些吃腻了“粗茶淡饭”，又恶心透了自己男人身上那汗味烟味的婆姨俊媳妇对尹川川不仅眼前一亮，也备感神秘。当然，世间百态，也有人一见尹川川就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并埋怨这野鸡岭的金氏大家族中，咋就老天不长眼地生出了尹川川这独一无二的尹氏人家来？

其实，尹川川这尹氏人家，并非由岭上的金氏大家变衍而生。他在野鸡岭也是一个独立的姓氏。他的祖先是哪朝哪代迁来的野鸡岭已无法考证。但这独一无二的尹氏人家，与野鸡岭这金氏大家族，随着时光的斗转星移和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犹如一泡尿撒在了岭下的母鸡河里，既在同一河床里淌，也在同一浅滩上奔，同时还有着割不断的恩怨和说出口的丑事。野鸡岭的老者们都知道，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尹川川的老爷。

尹川川的老爷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他深知人多为强、势弱必欺的道理。他看着自己单家独姓在野鸡岭的孤立和败落，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尹川川的爷爷说：无论如何也要与岭上的金氏大家攀上亲，要不然这尹氏家族终将被金氏大家赶出金鸡山。尹川川的爷爷当时已三十出头，身子壮实如牛，但还是个单身。是呀，谁家的姑娘会嫁给这样一个老男人呢？不过，这尹家的孝子也不知是为了完成他父亲临终时的嘱托，还是按捺不住一个壮实男人对女人身子的欲望和好奇，就在二十世纪那场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当岭上的男人们“响应”号召全涌到外面去炼钢铁时，他却装病在家，并做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

那是一个弯月高挂的夜晚，月影陆离，微风习习。随着村子里几声犬吠，他竟撬门钻进了岭上金四女人的被窝里。而金四的女人由于她男人出去炼钢铁已有些日子，想她男人也想得如饿狼似的，甚至日日魂不守舍，夜夜难以入眠。这晚当尹川川的爷爷趴在她身上时，在云里雾里中，她竟以为是自己的男人回来了哩，不仅迎合，还主动出击——鲤鱼打挺，翻云吐雾，俏妇骑马，壮汉入宫……也毫无顾忌地

将那男女做爱之事一波一波地攘到了最高峰，还醉生梦死地叫出了声。然而，当她筋疲力尽后，才感觉有些不对劲，自己的男人除了不是满脸的胡茬儿，也没这么大的劲……金四的女人想到此，一下就警觉了起来，慌乱中的她，忙点燃了床头的麻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了仍一丝不挂躺在自己身边这瘫软软的男人，只差没吓晕过去。情急中，她除了害羞后怕，也有了诸多顾虑。她没想到自己刚才的放荡和云山雾海，竟是与尹家的单身汉子。一时间，女人的胆小和顾忌，让她对撬门而入的尹川川的爷爷，一下翻了脸，甚至恼怒至极。她先挥着拳头冲尹川川的爷爷一阵猛打，接着又光着身子跳下床，并打着赤脚一跨三步地从隔壁的厨房里取来了菜刀，准备与他同归于尽……哪知，尹川川的爷爷趁金四的女人去厨房取菜刀时，早已仓皇出逃得无影无踪了。谁知，事后的金鸡山并不如金四女人害怕的那样，让她臭名远扬难以做人，仍是鸡不叫狗不咬，生活一样平静。金鸡山的清晨仍晨雾缭绕，晚霞照例美得醉人。因为男人们的出走，让村里的女人们一下子感到缺少了点什么，又按捺不住需要一点什么。再加上男人们出走后，社里为了发挥女人们“半边天”的威力，便把女人们集中起来干地里的活。于是，鸡成团要叫，狗打堆要咬，聚在一起的女人们也肆无忌惮得如一只只思春的猫，总要嚷嚷一些花里胡哨的黄段子来寻开心：

日想男人心发慌，
夜想男人身子痒。
日想夜想夜更想，
怀抱枕头熬天亮。

当然，在那没有男人的日子，女人们过过这口瘾，也算一种发泄。哪知，金四的女人听了之后，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脑子里也总出现那个晚上，尹川川的爷爷趴在她身上咬牙使蛮劲时的情景，并越听越觉得浑身酥酥的，麻麻的。她也因此越来越魂不守舍，越来越心慌难抑了。

就这么，金四的女人最终没守住自己，同尹川川的爷爷又一次次翻江倒海地行了床第之欢。后来，当金四女人的肚里有了尹川川的父亲时，她只好硬着头皮，迎着金氏大家族的唾沫星子，住进了尹川川爷爷的家里。这鸡山也由此破天荒地奏响了婚外恋的进行曲。

两年后，当金四炼完了钢铁从外面回来时，破烂的茅草屋里已空空如也。还好的是，能记事的儿子金明山，倔着性子没随母亲而去。虽东一家红苕西一家粥地过着日子，倒也给金家的金四留下了根。但这事在野鸡岭金氏大家族们的心里，犹如在他们的肉中扎了一根刺，更如在他们眼中生硬硬地揉进了一粒沙子，不仅让他们难堪难受，更让他们难以容忍。所以，他们时不时发出话来，要与尹姓人家势不两立……

当然，这尹氏家族与野鸡岭的金氏大家就这么扯上了关系。尽管“隔山隔水”，甚至水火不容，但尹家毕竟沾了金家的精气。不管怎么说，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川川虽明知自己姓尹，时常却把尹说成金。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是被野鸡岭那金氏大家族给潜移默化了，还是受他骨子里那金家血脉的驱使。让他“金”“尹”难辨口齿不清。那年被“逼上梁山”去深圳找工作的时候，在登记处别人问他来自哪里，他说鸡山，那人惊奇地抬眼看了看他，随后说：呸，好地名。那人埋下头记录了后又继续问：叫啥名字？尹川川随口答道：金川川。但当这人从他手里接过身份证一看，当时就瞪大了眼睛，并立即叫来了两个保安，将他送进了治安室——在这些人的意识里，像尹川川这样改名换姓的人一定不怀好意，说不定是一个不法分子。

那尹川川在当下的野鸡岭又是一个啥样的人呢？在离开野鸡岭的那些年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他根本就不像他尹家的种，当然，这就更说不上是他尹家的后人。虽说他爷爷偷鸡摸狗地把金四的女人弄到了手，但他毕竟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不仅是把种庄稼的好手，对人也诚实。不管东家有难西家有喜，他都乐意帮忙，并也给你办得妥妥帖帖。当然，金氏大家族对这个让他们受了屈辱的外姓人，也慢慢少了几分憎恨。再说了，一些有头脑的金家人除了明白也很理智——

这男女之事能怪谁呢？人们不常说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背吗，那金四的女人难道是好东西？一身的妖气。你想，这样的女人，就凭他金四那风都会吹倒的身板能降得住的？万福的是，这样的事没发生在金氏大家族里。要是来个叔嫂恋、侄婢情，那金氏大家族不仅颜面扫地，更毁了祖宗的名节。

到了川川父亲这里，虽然他不如川川的爷爷那样实在厚道，做生意甚至过于精明，但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从不坑谁。哪知，到了川川手里，就如卷心菜开花时被油菜杂了交，而发生了变异。那年他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杀猪刀后，差点没把野鸡岭的金氏大家全坑死。一头头肥猪被他拖去杀了，白花花的猪肉三下五除二被他卖了，但喂猪的庄稼人不但没见到一分钱，想要一点猪下水也不给。因为猪下水在时下的火锅店是好东西，他要拿去卖钱。那天，岭上的金楞子卖了两头肥猪给尹川川，由于金楞子的儿子老尿床，说好要一根猪鞭给他儿子吃的。哪知，第二天早晨，当金楞子赶去找尹川川取猪鞭时，他的猪是杀了，白花花的肉也挂在那里，猪鞭却没了，一问尹川川，尹川川脸不红筋不涨地说自己吃了。金楞子一听，除傻了眼，也一脸的惊异。当时不知是有意，还是真的不解，他因而迷惑地冲尹川川问：你也尿床？没想到，尹川川一句不以为然的话，只差没把金楞子气死：干那事没劲。

后来，他尹川川在野鸡岭就如瘟神一样人见人躲，再没有人敢卖猪给他了。于是，他成天便游荡在镇上的麻将馆、卡拉OK厅，以打牌为生。这年的春节，当野鸡岭的十多家喂猪户准备联手去向他讨要猪款时，他得知了这一消息，一屁股就溜去了深圳。当然，谁都知道，他这是出去逃债的。

而眼下，尹川川的回来，让野鸡岭的庄稼人，真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和惊奇了。

那天的半晌午，在岭下的土路上颠颠簸簸地开来了一辆小轿车。远远望去，在冬日少有的阳光下，那模样好似从母鸡河里爬上岸来的一只王八，又如从岭上滚下的一只甲壳虫般在那土路上慢悠悠地爬行。当这只“甲壳虫”爬到杨春花的小卖部前时，人们便好奇地聚了过去。

当人们看了之后，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这车不仅黑得发亮，还如镜子般照出了人影……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车内坐着的竟是他们既憎恨得咬牙切齿，一些人又期待得望眼欲穿的尹川川。

尹川川跨出车来时，西装革履，头发锃亮，还戴了墨镜。那模样就如时下的“海归”似的。不变的，是他父母给他的那张巴掌大的脸，和一米六八的身子。除此之外，就是他手中那沉甸甸的皮包，让他在扬扬得意中更有了几分神气和神秘……不过，人们开始还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你尹川川不就这德行，总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也老用这套来糊弄人。当年被养猪户追着要猪款时，他总是说：你这几个卵钱算个啥，我银行里的存款多的是，只是没到期，到时连本带利全给你。结果咋样，还不是一拍屁股贼溜溜地逃得远远的。所以，人们对他那皮包并不感兴趣：“嘿嘿，说不定里面装的是几块烂砖头，或是一捆擦屁股的卫生纸哩。”

但是，那天当尹川川把皮包的拉链“吱溜”一拉开，先前那一双双不以为然的眼睛顿时都发直了，有的还发出了啧啧的感叹声。是呀，那成扎成扎的百元大钞如天真可爱的孩子，既乖巧又挤挤攘攘地躺在皮包里，这不仅让那些围观者开了眼界，又长了见识，并口服心服地对尹川川刮目相看了。的确，在这之前有谁见过这么多的钱？又有谁看着这些票子不心动呢？于是，人们先是一阵躁动，接着就七嘴八舌地冲尹川川问这问那的了。当然，总的意思是问尹川川这是在哪里发的财，外面的钱是不是好挣得很。

尹川川当时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巴掌大的脸也笑得很是夸张，并夸张得变了形。他把墨镜摘下来吹了吹说：“我在深圳做事，那里呀真是黄金满地，弯腰一捡，就是一大袋子……”

尹川川当时这话，尽管说得不着边际，况且还带着浓重的深圳口音，但那一个个围观者依然听得入了迷。不管怎么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一皮包崭新的百元大钞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质疑尹川川这钱的来路，同时还有人怀疑他这钱的真伪，现在市面上的假钱多得很，三五几百就能换这一提包哩。

不过，让这些庄稼汉谁也没想到的是，尹川川接下来干了两件实

实在在的事，便让他们口服心服，对尹川川不得不刮目相看深信不疑了。第一，他把几年前欠下的猪款全部连本带利地给还了，还给岭上的每家每户送了一桶色拉油和一袋大米。说是他外出这么多年，没给岭上的邻里们做上啥事，这次回来向乡亲们献上薄礼，以表他的心意。

第二件事，他说他在外面的关系广得很，有谁想出去“捡钱”，他都愿意帮忙，保准大家一年赚回一座小洋楼没问题。

就这么，这历来“鸡不叫狗不咬”的野鸡岭被尹川川这么一炒，就如一群野鸡从地腾空而起般，让整个野鸡岭扑棱棱地沸腾起来了。

不过，野鸡岭人谁也不知道，尹川川的这次回来，心里还装着一件事……所以，这天的他虽然激情昂然，却也魂不守舍。他那双兴奋着的眼睛，也老在人群里搜来寻去地找着一个人。这么多年来，这人在他心中始终念念不忘，也挥之不去。外面的女人纵然很多，也花花绿绿，但在他心里，不知是前世的恩怨，还是今生未了的缘分。他人虽在外面，心却在野鸡岭。这或许才是他这次回野鸡岭来的真正原因。



这一夜，田菊的男人浪木也睡不着了。尹川川的回来，让他一下有了事不如人的压迫感。女人田菊此时依然同往常一样曲线分明地躺在他的身边，他却萎靡得没有一点儿兴致。

“这个尹川川为啥就比自己强呢？”他心里一个劲地这么问着自己。

这天，当尹川川乘车从外面回来时，他也挤在人群里看了热闹，还接了尹川川递过来的一支烟。仅凭这支烟，他当时也猜出了现在而今眼目下的这尹川川，一定今非昔比。是呀，这“中华”有多少人能随便抽的？但当他抽过烟后，不知是不服气，还是有了嫉妒，他心里又不由犯起了嘀咕：“打肿脸充胖子，有什么神气的？翻来覆去，你还不是一次次地败在了我手里。”

这时，他侧过头去看了看身边的女人田菊，心里不由掠过一丝儿